

# 永樂大典

卷一萬五千八百

六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六十八 九震

論 大莊嚴經論四

復次瞋恚因緣佛不能諫是故智者應斷瞋恚我昔曾聞拘睭彌比丘以  
聞諍故分爲二部緣其聞諍各執道理經歷多時今時世尊無上大慈以  
相輪于制諸比丘即說偈言 比丘莫聞諍聞諍多破敗親勝負不息次  
續諍不絕爲世所譏呵增長不饒益比丘求勝利速離於愛欲棄捨家妻  
子意求依解脫宜依出家法莫作不應作應當以智鉤迴於傲慢意不適  
生聞諍恚害之根本依止出家法不應起不適譬如清冷水於中出熾火  
既著壞色衣應當修善法斯服宜善寂恒思自調柔云何著是服豎眼張  
其目蹙眉復聚頰而起瞋恚想應當念彼服剃頭作標相一切皆棄捨云  
何復諍競如此之標相宜應斷聞諍 時彼比丘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  
願佛起亮彼諸比丘輕慢於我云何不報即說偈言 彼之難調者忍之  
倍見輕生忍欲謙下彼怒益隆盛於惡欲加致猶如斧斫石彼人見加毀  
我亦必當報 今時世尊猶如慈父作如是言出家之人應勤方便斷於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六十八

瞋恚故隨順瞋極達於理瞋恚多過即說偈言 瞋如彼利刀割斷離親  
厚瞋能殺害彼如法順利者瞋恚於出家不應所住處嫌恨如屠狗瞋乃  
是恐怖輕賤之屋宅醜陋之種子麤惡語之伴燒意林猛火示惡道之導  
聞諍恚害門惡名稱林樞暴速作惡本 諸瞋恚者爲他譏嫌之所呵毀  
汝今且當觀如是過即說偈言 瞋劇於暴虐如惡瘡難觸毒地難喜見  
瞋恚者如是瞋者瞋亦苦毀壞善名稱瞋恚熾盛者不覺已所作及與他  
所作於分財利時不入其數中若於戲笑處衆人所不容如是諸利處由  
瞋都不入瞋者巨愛樂其事極衆多常懷慚耻恨雖以百舌說猶不可  
盡舉略而說之地獄中受苦不足具論盡瞋恚造惡已悔恨身心熱應當  
斷瞋競 今時如來爲諸比丘種種說法而其瞋忿猶故不息以是因緣  
諸天善神皆生瞋恚而說偈言 猶如濁水中若置摩尼珠水即爲澄清  
更無濁穢想如來之人寶爲於諸比丘隨順方便說種種妙好法斯諸比  
丘等心濁猶不淨寧作不清水珠力可令清不作此比丘聞佛所說法而  
其內心意猶故濁不清如日照世間除滅諸黑闇佛日近於汝黑闇心過  
甚如來世尊荷諸比丘如斯重擔有悲愍心復更爲說長壽王緣而此  
比丘蹙眉聚頰猶故不休而作是言佛是法主且待須臾我等自知于時

如來聞斯語已。即捨此處。離十二由旬。在娑羅林一樹下坐。作是思惟。我今離拘跋闍闍。靜比丘。今時有一象王。避諸群象。未入樹下。去佛不遠。合眼而住。亦生念言。我得離群。極為清淨。佛知彼象心之所念。即說偈言。彼象此象。才極長。遠離群象。樂寂靜。彼樂獨一。我亦然。遠離闍闍。靜會處。說是偈已。入深禪定。今時諸比丘。不受佛說。復生悔恨。天神又忿。舉國聞者。咸生瞋恚。唱言。叱叱。時諸比丘。各相謂言。我等云何。還得見佛。當共合掌。求請於佛。即說偈言。我等違佛教。三界世尊說。瞋恚惡罪。各住在我心中。悔恨熾猛。火焚燒於意林。善哉悲愍者。願還為我說。我今發上願。必當求解脫。從今日已往。終不違佛教。佛知諸比丘心之所念。即說偈言。欲志瞋所禁。惱亂不隨順。我今應悲愍。還救其苦難。嬰愆作過惡。智者應忍受。譬如人抱兒。懷中積糞穢。不可以糞臭。便捨棄其子。說是偈已。從草敷起。欲還僧坊。今時天龍夜叉。阿修羅等。合掌向佛。而說偈言。嗚呼有大悲。大仙正導者。彼諸比丘等。放逸之所育。競忿心不息。觸惱於世尊。如來大悲心。猶故不肯捨。悲哀無瞋嫌。意欲使調順。如似強惡馬。被策而令調。今時如來。既至僧坊。光明照耀。諸比丘等。知佛還來。尋即出迎。頭頂禮敬。而白佛言。我等闍闍。使多眾。生起瞋忿心。極為眾人之所輕。

永樂集卷五至百六

二

賤。我等今者。皆墮破僧。唯願世尊。還為說法。使得和合。于時如來。為諸比丘。說六和教法。令諸比丘。還得和合。是故佛說。斷於瞋恚。復次。應當觀食。世尊亦說。正觀於食。我昔曾聞。尊者黑迦留陀夷。為食因緣。故佛為制戒。佛說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少欲知足。行頭陀事。佛集比丘僧。讚一食法。乃至欲制一食戒法。時比丘僧。咸各默然。猶如大海。寂默無聲。時諸僧中。有一比丘。名婆多梨。白佛言。世尊。莫制是戒。我不能持。佛告比丘。於過去生死。為是飲食。生死之中。受無窮苦。流轉至今。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有四禽獸仙人。第五。今時鳥者。作如是言。諸苦之中。飢渴最苦。初初之時。光陰天下時。有一天。最初。以指先嘗地味。既嘗其味。遂取食之。今時彼天者。今彼婆多梨。是也。即於彼時。彼婆多梨。先嘗地味。今亦復爾。但為飲食。彼婆多梨。不為法故。從座而起。更整衣服。白佛言。世尊。莫制一食法。即說偈言。我今不能持。世尊一食戒。若一人不善。不應制此戒。一切比丘。聞是偈已。皆悉低頭。思惟既久。而作是言。咄哉。不見得食。過患為得。食故於大眾中。而被毀辱。即說偈言。寧於鹿食草。如地呼吸風。不於佛僧前。為於飲食故。違佛作是說。佛告婆多梨。聽汝擅越。舍食半分。食餘者。持來在寺而食。時婆多梨。猶故不肯。當尔之時。佛制一食戒。第二第三。亦如是。

永樂大典

卷一五八六八

請佛佛猶不肯即制戒婆多梨即離佛去極生悔心而說偈言 我違佛所說云何舌不斷云何地不陷故復能載我羅刹毗舍闍惡龍及與賊無敢違語者為於飲食故預罵違佛語寧以刀開腹吞噉於瘧蟲土食以滿腹云何為食故乃違十力教我今自悔責喻如無心者 今時婆多梨說是偈已慚愧自責三月之中耻不見佛自恣時近晝夜愁惱而自燒然羸瘦跌悴失於威德時諸比丘有慈心者深生悲愍即說偈言 今諸比丘等縫衣而洗染不久當散去汝莫後生恨汝今速向佛敬禮蓮華足應向尊重處盡力求哀請深勤用功力乃可得懺謝 婆多梨聞此偈已噉唾墮淚復說偈言 世尊有所說世皆無違者由我愚癡故敢違於佛語我之極輕躁求中無慚愧不見後時笑為眾所惡賤不思此過惡輒作如是說此事僧應作及非我所請由我無定心音聲如是語 同梵行者聞此偈已即欲請佛求哀懺悔婆多梨復說偈言 我今殷重心求哀願得懺慚愧當何忍舉目視世尊 諸比丘等語婆多梨言世尊若有煩惱漏者汝可怖畏今佛世尊久斷諸漏汝今何故畏難不去婆多梨復說偈言 我疑自罪過如見淨滿月無瞋容貌勝三界慈哀顏我今欲觀見慈悲為我說為愚癡所盲而不受佛語譬如人欲死不服隨病藥違失慈愍教今受

永樂大典卷一五八六八

三

悔恨惱 諸同梵行者而語之言可共我等詣世尊所勸共見佛向佛說過時諸比丘復問之言汝今決定懺悔耶時婆多梨即說偈言 若我今禮佛寧使身散壞佛不使我起我亦終不起若佛與我語身心皆滿足今時婆多梨與諸比丘往詣佛所時佛世尊在大眾中時婆多梨在於佛前舉身投地而說偈言 聽我懺悔過人之調御師體性悲愍者我如強戾馬越度調順道假設不得食眼陷頰骨現枯竭而至死寧受如此苦不違於聖教釋梵尊勝天敬戴奉所說我之愚癡故不順於佛語 如來善知時非時等及苦責數悉皆通達佛告婆多梨設有阿羅漢卧於糞穢汗泥之中我行背上於意云何彼阿羅漢有苦惱不婆多梨言不也世尊汝若得阿羅漢阿那舍斯陀舍須陀洹終不違教由汝凡夫愚癡空無所有喻如芭蕉中無有實廣說如修多羅時人謂婆多梨得阿羅漢聞佛說已如婆多梨是具縛凡夫諸比丘皆生不信聞彼不得阿羅漢如此責族出家若不獲得阿羅漢者云何卑賤種姓尼提出家得阿羅漢佛欲使漏盡者便得漏盡若不欲使漏盡便不得漏盡佛知諸比丘心念告諸比丘若修舍摩他毗婆舍那必能盡漏若不修者不能得漏盡若知若見已雖主卑賤得羅漢果如婆多梨不知不見雖生勝族而不得阿羅漢是故如來

平等說法而無偏黨。復次狂逸之甚莫過貪欲。是故應當勤斷貪欲。我昔曾聞世尊往昔修行菩薩道時。時世空虛無佛賢聖出現於世。爾時有王名曰光明。乘調順象出行遊觀。前後導從歌舞唱妓。往到山所。嶮難之處。王所乘象。遙見狩象。欲心熾盛。哮吼狂逸。如風吹雲。欲往奔走。不避岨嶮。時調象師種種鉤斷。不能令住。時光明王甚大驚怖。語使鉤斷不能禁制。如惡弟子不隨順師。象去遂疾。王大驚迫。心生苦惱。意謂必死。即說偈言。如見虛空動。迅速道諸方。皆悉而未聚。普見如輪動。大地皆迴轉。其象走遂疾。譬如山急行。諸山如隨之。巖谷澗中河。諸樹傷身體。王怖極苦。惱發願求山神。使我得安全。鉤斷傷身體。欲感不覺苦。象走轉更疾。喻如於暴風。棘刺鉤斷身。并被山石傷。頭髮皆蓬亂。塵土極塗汗。衣服復散解。瓔珞及環釧。破落悉墮地。爾時大王語調象師言。如我今者。命恐不全。復說偈言。汝好勤方便。禁制令使住。我今如在秤低昂。墮死處。爾時象師盡力鉤斷。不能禁制。數數息顏色。慚耻淚下。盈目俾面。避王不忍。相見復語王言。大王。我今當作何計。即說偈言。盡力誦象呪。古仙之所說。鉤斷勢力盡。都不可禁制。如人欲死時。呪術及妙藥。越度必至死。良藥所不救。爾時大王語象師。我等今者墮於是處。當作何計。象師白王。更

象樂大典卷一百一十五

四

無餘方。唯當攀樹。王聞是語。以手攀樹。象即奔走。遂於狩象。象既去後。導從諸人始到王所。王即徐步還向軍中。爾時象師尋逐象跡。經於多日。得象還軍。時王在大眾中。象師乘象向於王所。時王瞋忿而作是言。汝先言象調順可乘。云何以此狂象而欺於我。象師合掌而白王言。此實調順。王若不信。我今當現象調順之相。使王得知。爾時象師即燒鐵丸。以著其前。爾時彼人語象吞丸。時王不聽。語彼人言。汝說調順。云何狂逸。象師長跪合掌而白王言。如此狂逸。非我所調。王語之曰。馬是何過。非汝所調。彼即白王。象有貪欲。以病其心。非我所治。大王當知。如此之病。杖撻鉤斷。所不能治。貪欲壞心。亦復如是。即說偈言。欲為心毒箭。不知從何生。因何得增廣。云何可得滅。王聞貪欲不可治。察語象師言。此貪欲病。無能治耶。象師答言。此貪欲病。不可擁護。捨而不治。即說偈言。當作諸方便。勤求斷欲法。不知其至趣。懷精勤退還。棄捨五所欲。出家修苦行。馬斷欲結。故應精勤修道。或有恣五欲。言導足自斷。若干種作行。望得遠離欲。如是等處處。望拔欲根本。欲求難可拔。人天阿脩羅。夜叉鳩槃荼。一切有生類。微細心欲。縈繫縛諸眾生。迴轉有林中。無由能自拔。王聞貪欲不可斷。故甚生怖惑。即說偈言。無有能斷滅。如此欲惡者。乃無有一人能滅貪。

欲耶。人天中乃無能滅此欲乎。余時表師而答。王言轉從他聞。唯佛世尊。世界大師。有大慈心。一切眾生悉皆如子。身如真金。大人之相。以自莊嚴。有自然智。如欲生起。滅欲因緣。有無礙心。悲愍一切。時王聞佛大人之聲。即起合掌。如華未敷。於大眾前。發大誓願。我以正法。護於國土。及捨財施。以此功德。願我未來。必得成佛。斷除眾生貪欲之患。以何因緣。而說此事。眾生不知欲因緣。及對治故。說是修多羅。復次佛觀。久後使得信心。故不卒為事。我昔曾聞尊者。優波伽多。林下坐禪。時魔波旬。以諸華鬘。著其頂上。余時尊者。從禪定起。見其華鬘。在其頂上。即入定觀。誰之所為。知是魔王波旬所作。即以神力。以三禮。死屍繫魔王頸。時彼魔王。覺屍著頸。遙見尊者。知是所作。余時尊者。即說偈言。華鬘嚴飾。具比丘所捨。離死屍。極臭穢。受欲者。厭惡。佛子共搦刀。戰諍。誰能勝。我今是佛子。捨棄汝華鬘。汝若有力者。除去汝死屍。大海濤波流。無能禁制者。唯有鐵圍山水。觸則迴逆。余時魔王。聞是語已。欲去死屍。雖盡神力。不能使去。如蚊蟻子。欲動須彌山王。雖復竭力。亦不能動。時魔波旬。不能却屍。尋即飛去。而說偈言。若我不能解。使餘諸勝天。威德自在者。其亦必能解。余時尊者。復說偈言。帝釋及梵天。無能解是者。設入熾然火。及在大海中。不燒亦不

永樂大典卷萬要百五十八

五

爛。如此屍著汝。不乾不朽壞。所在隨逐汝。無能救解者。摩醯首羅天。及以三天王。吐沙門天王。乃至到梵天。如是諸天等。雖復盡神力。無能為解者。余時梵天王。見魔盡力。不能却屍。而告之言。汝莫生憍慢。即說偈言。十力之弟子。以已神通力。由汝輕弄故。今故毀辱汝。誰當有此力。而為汝解者。猶如大海潮。無能制波浪。譬如藕絲。用以懸雪山。雖盡我神力。不能為汝脫。我雖有大力。不及彼沙門。如似燈燭明。不如大火聚。火聚雖復明。不如日之光。魔王聞斯偈。已語梵天言。我當依誰。可脫此患。梵天說偈。以答魔言。汝速疾向彼。求哀而歸。依神通樂名。聞汝盡敗壞。夫如似人跌倒。扶地還得起。魔作是念。如來弟子。梵等勝天。力無及者。乃為諸梵之所推敬。魔說偈言。佛之弟子等。梵王所尊敬。况復如來德。云何可格量。我極作惱亂。猶故忍悲愍。而故不罵我。作諸哀惱事。能忍護惜我。何可得稱說。我今始知佛。真實大悲者。體性極悲愍。不生怨憎心。身如金山王。光明踰於日。愚癡冥我心。皆作惱亂事。彼精進堅實。未曾有。鹿語恒常見悲愍。令我心不悅。余時欲界自在魔王。而作是言。遍觀三界。無能解者。我今唯還歸依尊者。乃可得脫。作是語已。向尊者所。五體投地。頂禮足下。作如是語。大德。我於菩提樹下。乃至造作百種諸惱。以亂於佛。猶不苦

我即說偈言。婆羅聚落中婆羅門村邑。瞿曇未乞食。我令空鉢去。即日不得食。然不加毀我。我曾作惡牛。并及毒蛇身。五百車濁水。令佛不得飲。皆知是我作。不曾出惡言。我所作既少。汝極毀辱我。人天阿脩羅。一切皆輕蔑。毀我壞名稱。以屍苦惱我。今時尊者告魔王。言汝今者不善惡物云。何聲聞比丘。世尊即說偈言。云何以等虛用。比於須彌螢火之微明。以比於日光一掬之少水。比方於大海。佛有大悲心。聲聞無大悲。如來以大悲。恕汝種種過。我亦隨佛意。欲生汝善根。今時魔王聞斯語。已復說偈言。聽我說佛德。福利威光盛。彼之所有分。斷諸愛欲者。忍辱不起嫌。我以愚癡故。日日常觸惱。如母愛一子。優波迦多語。波旬言。汝聽我語於如來所教。作諸惡。欲得洗除。生諸善根。無過念佛世尊。最上即說偈言。如是因緣故。知佛見長遠。未曾於汝所生於不愛心。彼第一智尊。欲成汝信心。常發親愛語。智者少生信。便得涅槃樂。今我略為汝說法。愚癡冥闇之過患。汝今生信。故則能洗除盡。今時魔王身毛皆豎。如波曇花種種起觸惱。猶如子作過。父猶愛之。心過大地。忍不曾見。過責是彼仙中勝。若少信佛。洗除前過。時彼魔王在尊者前。念佛功德。禮尊者足。作如是言。尊者救我。與我歡心。汝當發心。却我頭懸。我雖惱觸。願起慈心。為我除捨。尊

者答言。共汝作要。後乃當脫。魔言何等是言。要尊者答言。汝從今日。莫惱比丘。魔即自言。我更不惱。觸汝之所知。佛去百年。始有我出。即說偈言。三界之津際。我見彼法身。不見金色身。不惱為我現。示我佛形相。我今極希望。竟於如來形。今時魔王語尊者言。我亦作要。誓汝若見形。莫為辛禮。以一切禮智。順莫禮我。我作佛相。慎莫為禮。即說偈言。以謙敬念佛。為我作禮者。則為燒滅我。我有何勢力。能受離欲。敬喻如伊蘭牙。為象鼻所押。破壞無所住。我若愛敬者。其事亦如是。尊者答言。我不歸命。汝亦不負言。要魔復語尊者言。待我須臾。聞即入空林中。而說偈言。我先或手羅。現金熾盛。身佛身。不思議。我作如是形。身現熾光明。喻過於日月。悅樂眾人目。明如飲甘露。尊者答言。汝今為我。如先好作。魔答言。諾我今當作。即為却屍。今時魔王即入空林。現作佛形。如作伎家。種種自莊嚴。如來之色貌。現於大人相。能生寂滅。眼喻如新畫像。當作開發。時莊嚴於此林。看視無厭足。圓光一尋。化作佛形。舍利弗侍右。目連處左。阿難隨後。執持佛鉢。尊者摩訶迦葉。阿尼盧頭。須菩提。如是等諸大聲聞。千二百五十八人。侍佛左右。猶如半月。現佛相貌。向尊者。優波迦多所尊者。見佛相貌。極生歡喜。即從座起。觀佛形相。咄哉惡無常。無有悲愍心。妙色金山王云。

永樂大典

卷一五八六八

何而破壞。牟尼身如是為無常所摧滅。尔時尊者作觀心其意欲擾亂我。今實見佛常如蓮華而作如是言。嗚呼盛妙色不可具廣說。即說偈言。面過蓮華數目如青蓮葉。身形殊特妙相好。過於月甚深。喻如海安住。如須彌威德。過於日。行過師子王。眼瞬如牛王。色殊於真金。尔時尊者倍主喜。敬大喜。充滿轉增歡喜。即說偈言。嗚呼清淨業。獲是美妙報。業緣之所待。非是現作業。百十億劫中。身口作淨行。修施及戒忍。并禪與智慧。決定作正行。以是自莊嚴。眾人眼所愛。清淨無垢穢。現是形相時。怨家皆歡喜。况我於今日。而當不愛敬。如是思憶。唯作佛想。不念於魔。即從座起。五體投地。而為作禮。魔時即驚。作如是言。大德何故。違要尊者言。作何言。要魔言。先要莫禮。今何故禮。尊者從地起。即說偈言。眼所愛樂見。擬心禮於佛。我今實不為恭敬。禮汝足。尔時魔王言。汝五體投地。為我作禮。云何說言。我不敢汝尊者。語魔言。我不敢禮汝。亦不違言。譬如以泥木造作佛像。世間人天皆共禮敬。尔時不敢於泥木。欲敬禮佛。故我禮佛。色像不為禮。魔形聞是語已。還復本形。禮尊者足。還昇天上。以何因緣。而說此事。諸大聲聞等。欲使諸檀越。並供養眾僧。令不所乏。又今比丘亦聞法奉行。以是故。應為四眾說法。若欲讚佛者。應當作是說。雖斷欲結。使不

永樂大典卷萬五千六百六十八

七

覺為作禮。拘睒下大及頹焉下音銀。斷音卑。道音俱。跌徒結反。復次若人讚佛。得大果報。為諸眾人之所恭敬。是故應當勤心讚敬。我昔曾聞迦葉佛時。有一法師。為眾說法。於大眾中讚迦葉佛。以是緣故。命終生天。於人天中常受快樂。於釋迦文佛。能涅槃後百年。阿輸伽王時。為大法師。得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常有妙香。從其口出。時彼法師去阿輸伽王不遠。為眾說法。口中香氣。達於王所。王聞香氣。心生疑惑。作是思惟。彼比丘者。為和妙香。含於口耶。香氣乃尔。作是念已。語比丘言。開口時。比丘開口。都無所有。復語漱口。既漱口。已猶有香氣。比丘白王。何故語我。張口漱口。時王答言。我聞香氣。心生疑惑。使汝張口。及以漱口。香氣踰盛。唯有此香。口無所有。王語比丘。願為我說。比丘微笑。即說偈言。大地自在者。今當為汝說。此非沉水香。復非華葉。莖梅檀等諸香。和合能出。是我生希有心。而作如是言。由昔讚迦葉。便獲如是香。彼佛時。已合與新香。無異。晝夜恒有香。未曾有斷絕。王言。大德。久近得此香。比丘答曰。久已得之。王今善聽。往昔過去。有佛名曰迦葉。我於彼時。精勤修集。而得此香。時王聞已。生希有心。而問比丘。我猶不悟。唯願解說。時彼比丘。而白王言。大王至心善聽。我於迦葉佛時。作說法。比丘在大眾前。生歡喜心。讚歎彼佛。



即說偈言 金色身見耀歡喜生讚歎因此福德力在在受生處身身隨  
 此業常有如此香勝於優鉢羅及以瞻蔔香香氣既充塞聞者皆欣悅如  
 飲甘露味服之無厭足 尔時大王聞斯語已身毛皆豎而作是言嗚呼  
 讚佛功德乃復是報比丘答言大王勿謂是果受報如此復說偈言 名  
 稱與福德色力及安樂已有此功德人無輕賤者威光可愛樂意志深弘  
 廣能離諸過惡皆由讚佛故如斯之福報賢智乃能說受身既以盡復於  
 甘露迹 尔時大王復問比丘讚佛功德其事云何尔時比丘說偈答言  
 我於大眾中讚佛實功德由是因緣故名稱滿十方說佛諸善業大眾  
 聞歡喜形貌皆熙怡由前讚佛故顏色有威光說法得盡苦彼如來所說  
 與諸修善者作樂因緣故得樂之果報云何名之佛說言有十力得有得  
 此法不為人所輕况諸說法者昇於法座上讚立佛功德降伏諸外道以  
 讚佛德故獲於上妙身便為諸人說可樂之正道以是因緣故猶如秋滿  
 月為眾之所愛讚歎佛實德窮劫猶難盡假使古消漸終不中休廢常作  
 如是心世世受生處言說悉辯了說佛自然智增長眾智慧以是因緣故  
 所生得勝智說一切世間皆是業緣作聞已獲諸善由離諸惡故生處離  
 諸過貧賤我見等如油注熱鐵皆悉消潤盡如此等諸事何處不適意我

永樂大典卷萬五千六百六

以因緣前壞汝諸網弓復已言辯父思惟善說母 尔時大王聞斯偈已  
 即起合掌而作是言所說極妙善入我心王說偈言 聞說我意解歎佛  
 功德果略而言說之常應讚歎佛 以何因緣而說此事為說法者得大  
 果報諸有說法應生喜心 復次有大功德猶修無倦况無福者而當懈  
 慢我昔曾聞尊者摩訶迦葉入諸禪定解脫三昧欲使修福眾土下善種  
 子獲福無量於其晨朝著佛所與僧伽梨衣而住乞食時有視者即說偈  
 言 讚歎彼勝者著於如來衣人天八部前佛分座今坐 時佛亦復讚  
 歎迦葉即說偈言 汝今修行善如月漸增長如空中動于無有障礙者  
 身如清淨水無有諸塵翳佛常於眾前讚歎其功德乃至未來世彌勒成  
 佛時亦復讚歎彼而告大眾言此是牟尼尊苦行之弟子具十二頭陀少  
 欲知足中最名為第一此名為迦葉人天八部前讚歎其功德 尔時帝  
 釋見彼迦葉行步容裕遙於宮殿合掌恭敬其婦舍之而問之言汝今見  
 誰恭敬如是尔時帝釋即說偈言 處於欲火中繫念常在前雖與金色  
 婦同室無著心身依於禪定心意亦快樂入城聚落中而欲行乞食以智  
 慧耕地壞破過惡草是名善福田所種果不虛 尔時舍之以敬重心仰  
 視帝釋而白之言汝最尊貴居於逸處猶有善心修於福德帝釋以偈答

言以施因緣故我最得自在天人阿脩羅愛重尊敬我晝夜意念施故  
我得如是如得多伏藏眾寶盈滿出尊者迦葉到貧里巷樂受貧施介  
時帝釋化作織師貧窮老人舍之亦化爲老母著弊壞衣夫婦相隨坐息  
道邊介時尊者見彼夫婦弊衣下賤即作是念世之窮下不過是等即至  
其所欲往安慰織師疾起取尊者鉢以天須陀食滿鉢奉之介時尊者得  
是食已內心生疑即說偈言彼人極貧賤飲食乃殊妙此事可驚疑極  
是顛倒相說偈已而作是念今當問誰項自觀察即說偈言我是  
善種子斷除他人惑大人有所爲猶當爲解釋况我今有疑云何當問他  
說是偈已即以慧眼見是帝釋而作是言嗚呼樂修福者方便求尊勝  
即說偈言能捨尊勝相現形貧賤人羸瘠極老劣衣此弊壞衣捨毗闍  
延堂化住息道邊說此偈已尊者微笑復說偈言我欲使無福得成  
勝福業汝福以成就何故作觸遠以食施於我具勝五妙欲世尊久爲汝  
斷除三惡道汝不知止足方復求福業介時帝釋還復釋身在衆人前  
禮尊者足而作是言尊者迦葉爲何所作即說偈言我見施獲報獲得  
諸勝利資業以廣大倍生於信心大德爲我故而乃遮止我介時帝釋  
重說偈言人聞設施者猶尚能布施况我見施報明了自證知父母及

親友拔濟欲利益無能及布施難於生死苦施報如形影處處與安樂生  
死嶮難中唯施相隨遊於兩風寒雪唯施能安樂如行嶮惡路資嚴悉具  
足施能爲疲乏安隱之善來嶮惡難處施即是善伴施除諸惡恐眾救  
中最厚處於慈賊中施即是利劍施爲最妙藥能除於重病行於不平處  
用施以爲杖介時帝釋說是偈已供養尊者還昇天宮以何因緣而說  
是事智慧之人明順施福欲使人勤修福業帝釋勝人猶尚修福何況世  
人而不修施聲聞之人帝釋供養况復世尊復次雖少種善必當求佛少  
善求佛猶如甘露是以應當盡心求佛我昔曾聞有一人因緣力故發心  
出家欲求解脫即詣僧坊值佛教化不在僧坊彼人念言世尊雖無我當  
住詣法之大將舍利弗所時舍利弗觀彼因緣過去世時少有狀惡修善  
根不既觀察已乃不見有少許善根一身既無乃至百十身中都無善根  
復觀一劫又無善根乃至百千劫亦無善根尊者舍利弗語彼人言我不  
度汝彼人復至餘比丘所比丘問言汝爲向誰求索出家彼人答言我詣  
尊者舍利弗所不肯度我諸比丘言舍利弗不肯度汝必有過患我等云  
何而當度汝如是展轉詣諸比丘都不肯度猶如病者大醫不治其餘少  
醫無能治者既不稱願於坊門前泣涕而言我何薄福無度我者四種姓

中皆得出家我造何惡獨不見度若不見度我必當死即說偈言 猶如  
清淨水一切悉得飲乃至旃陀羅各皆得出家如此佛法中而不容受我  
我是不調順當用是活為 作是偈已今時世尊以慈悲心欲教化之如  
母愛子如行金山光映蔽日到僧坊門即說偈言 一切種智身大悲以  
鳥體佛於三界中覓諸受化者猶如牛求犢愛念無休息 今時世尊清  
淨無垢如華鬪教子光熾盛寧有相輪網縵覆指以是妙手摩彼人頭而  
告之言汝何故泣彼人悲哀白世尊言我求出家諸比丘等盡皆不聽由  
是涕泣世尊問言諸比丘不聽誰遮於汝不聽出家即說偈言 誰有一  
切智而欲辭豫者業力極微細誰能知深淺 時彼人者聞斯偈已白世  
尊言佛法大將舍利弗比丘智慧第一者不聽我出家今時世尊以深遠  
雷音慰彼人言非舍利弗智力所及我於無量劫作難行苦行修習智慧  
我今為汝即說偈言 子舍利弗者彼非一切智亦非解體性不盡知中  
下彼識有限齊不能深解了無有智能知微細之業報 今時世尊告彼  
人言我今聽汝於佛法中使汝出家我於法上求買如汝信樂之人如法  
化度不令失時佛以柔軟妙相輪手牽彼人臂入僧坊中佛於僧前告舍  
利弗以何因緣故不聽此子今出家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見彼有

法華經卷第五

十

做善根佛即告舍利弗勿作是語說是偈言 我觀此善根極為甚微細  
猶如山石沙鎔銷則出金禪定與智慧猶如雙輪囊我以功力吹必出真  
妙金此人亦復爾做善如彼金 今時尊者舍利弗整鬘多羅僧徧袒右  
肩胡跪叉手向佛世尊而說偈言 諸論中最勝唯願為我說智慧之大  
明除滅諸黑闇彼人於久近而種此善根為得何福田種子極速疾 佛  
告舍利弗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彼因極微非辟支佛所見境界乃往過去  
有一貧人入阿練若山採取薪柴為虎所逼以怖畏故稱南無佛以是種  
子得解脫因即說偈言 唯見此稱佛以是為微細因是盡苦際如是為善  
哉志心歸命佛必得至解脫得是相似果更無有反者 今時婆伽婆即  
度彼人今得出家佛自教化比丘心悟得羅漢果以是因緣故於世尊所  
僅少善根獲報無量况復造立形像塔廟復次善根既熟得解脫果因是  
之故宜應修善我昔曾聞世尊學道為菩薩苦行六年日食一麻一米無  
所成辦又無利益時彼菩薩以無所得便食百味乳糜時五人等問菩薩  
言先脩苦行尚無所得况食乳糜而得道耶作是語已即便捨去向度羅  
素今時世尊既成佛已作是思惟何等眾生應先得度復作是念唯彼五  
人有得道緣於我有恩作是念已詣波羅奈至五人所即說偈言 妙好

永樂大典

卷一五八六八

之威光舉體具莊嚴獨行衆好備肖廣相炳然見雖威德滿目勝牛王眼  
容儀極端正行如大象王起詳獨一步所作已成辦智行已滿足深智爲  
天冠解脫帛繫首二足人中尊法輪王最上諸天作伎樂前後而導從雖  
復諸勝王四兵以圍遶嚴駕不如佛獨遊於世界譬如轉輪王象馬車兵  
衆天冠極微妙帛蓋覆其上如大轉輪王福利衆悉備未若佛莊嚴殊勝  
過於彼第一無等相威德踰衆聖衆生觀容儀超絕過日光人獸諸飛鳥  
瞻仰佛身相行走皆止住時彼五人見佛光相威德具足智德成辦不  
同於光五人不知時彼一人即向四人而說偈言誰出妙光明照耀林山  
谷猶如衆多日從地而涌出光網明普滿照徹靡不周猶如真金樓袈裟  
覆其上又似鎔真金流散布於地陸行諸畜獸及以牛王等摩鹿及雉兔  
見佛皆停住食草者吐出諦視不暫捨孔雀舒羽翼猶如青蓮髮出離放  
逸時亦皆同喜舞歡娛出妙音佛遊道路時所有衆生類心眼樂著觀即  
奪其二根不覺自住看佛行道路時諸觸佛脚者七日晝夜樂最勝順道  
行湛然不輕躁身體極柔軟躡空不履地行步無疲倦又有一人復向  
四人而說偈言我見彼相貌心亦生疑惑爲是誰威光照耀過於日以  
彼光相故林木皆成金時諸人等見佛未近乃相謂曰此人乃是釋種

永樂大典卷一五八六八

十一

童子毀敗苦行還以欲樂恣養其身既捨苦行而我等邊即說偈言我  
等皆莫起慎其爲敬禮但當遙指授語令彼處坐佛既到已時諸人等  
不覺自起即說偈言面如淨滿月見之不覺起譬如似大海月滿則潮  
宗我等自然起猶如人扶掖此皆佛威德自然使之余亦如帝釋憚餘天  
不能動帝釋自到時自然而獨立我等亦如是佛至自然起又如酥注火  
火則速熾盛我等見佛德速起疾彼火無數劫已來摧伏於憍慢舉體尊  
所重師長及父母諸天及世人鬼龍夜叉等諸有見佛者無敢不敬禮智  
者何足疑應當善分別佛若舉下足地亦從上下諸山如輕草見佛皆傾  
動時彼五人見佛即起皆共往迎有爲佛捉鉢數座取水之者又爲佛  
洗足者即說偈言五人見善逝觀佛威德盛其心皆歡喜破壞壞本言要  
三脚支深鹽諦視恐崩壞皆受不語法於十中亦半余時世尊聞是偈  
已尋即微笑而告之言汝等癡人云何即使破汝言要佛就坐已恭敬立  
侍而作是言慧命瞿曇佛無憎愛意慈心而說偈言我今既得道遠離  
諸塵垢汝等莫如常應當起恭敬譬如以泥木而爲作佛像未得成就時  
脚踏而斷削既得成就已香華而敬禮汝等亦應當除捨親友意而當恭  
敬我不愿生輕慢讚歎不止喜毀罵亦不瞋我今憐愍汝欲使得解脫今

得寂靜樂獲諸利益事疑愛順恚等各自有相貌。識刺出惡言。如以及實。瘡我今住善提稱我為瞿曇。我雖無愛憎。應生恭敬相。勿復出此言。謗毀語他人。時彼五人雖聞此語。猶以世尊未得菩提。即說偈言。汝先修苦行。猶不證菩提。汝沒溺淤泥。云何得悟道。譬如棄大衆而負於山石。欲度河難者。云何而可得。爾時世尊知彼五人心。著苦行以為正道。佛便為說離五欲。故即為正道。以難苦行亦為正道。除於二邊。為說中道。佛以慈為首。說偈報言。唯智能除去無智愚癡障。是故須智慧。以護於身命。有令得智慧。牀褥衣服等。飲食及湯藥。以此存身命。若無如上事。此則身命壞。以此護身命。堅持於禁戒。持戒得定慧。不修苦行得。自餓斷食法。不必獲於道。身壞則命敗。命壞亦無身。毀戒無禪定。無禪定無智。是故應護命。亦持於禁戒。由持禁戒。故則獲禪智慧。是故應遠離苦惱。壞法身亦離諸五欲。不應深樂著。若樂著貪欲。則為毀禁戒。復長於欲愛。愚癡著苦行。自樂斷食法。或食於草葉。則炙棘刺上。如是損身命。不能得定慧。是故處中道。依止如是法。莫沒於淤泥。亦莫苦惱身。有智應善別。如此二邊。患如月衆所愛。處中亦如是。嗜欲深。汙泥人皆多沉沒。苦行熾。身心亦不免此患。捨離是二邊。中道到涅槃。爾時慧命憍陳如等。解悟佛語。欲斷結使。讚佛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八百六十一

三

所說正直善法。即說偈言。若以用智慧。癡縛自然解。以此諸義等。苦身則無益。若以戒定慧。可獲於道迹。譬持身身者。欲滅諸過惡。應持如是心。以是之義故。不應捨衣服。飲食及卧具。亦莫於此物而生樂著心。火積及雪聚。汝應悉捨離。在於火聚所。及安住雪邊。二俱應將息。不宜更速去。時憍陳如順解此事。佛觀察已。讚言善哉。即說偈言。飲食及醫藥。房舍卧具等。欲愛身命者。節量得時宜。於此衆美饌。不應生染著。亦不令捨離。譬如大火聚。體性是燒然。智者隨時用。種種生利益。然不為所燒。時尊者憍陳如。得聞慧已。欲入思慧。久思惟已。即白佛言。世尊捨於飲食。及衆樂具。乃更非是修道法。耶。爾時世尊即說偈言。佛告憍陳如。汝應體信我。若有所疑者。隨事宜可問。汝止疑網林。我以智火焚。時憍陳如聞說。是已極為歡喜。顏色怡悅。即白佛言。世尊唯願聽我。說所疑事。即說偈言。獸惡發足處。甚為難苦。行捨是難苦。行而著於五欲。比丘為云何。而得離於欲。爾時世尊告憍陳如言。觀苦聖諦。得背生死。時憍陳如即從座起。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我猶未解。願佛為我方便解說。云何欲解脫。而觀苦聖諦。佛觀憍陳如已。得聞思慧。今當種種時節。為說修慧法。佛即為說轉法輪。修多羅。告比丘。此苦聖諦。昔所未曾聞。我得正觀。眼智明覺。廣說如

轉法輪經中所說問曰為憍陳如說法何故自說佛所得法答曰為顯無師獨悟法故問曰何以復言先所未曾聞法耶答曰為斷彼疑阿蘭迦蘭辭頭蓋弗等邊聞法得解為斷如是疑故是故說言我先未曾聞如今顯示現為己力中道說故若有人能修中道者不從他聞而能得解其諦之義佛為現四諦阿若憍陳如如應見諦順於中道見四真諦即得道果已歡喜涕淚從座而起頂禮佛足即說偈言 如狗患頭瘡蛆蟲所咬食良醫用油治既不識他患反更向醫吠佛以禪定油熱以智威德除我結使虫我為無明盲不知為益已大悲故自來反更生觸惱一切諸天等尚應生供養於法自在者今聽我懺悔我先謂苦行獲一切種智愚癡盲瞋故醫障生是心我今聞所說發除無智幕今始真實知自餓非真法世尊示世間趣向解脫道外道論少義莊嚴諸言辭所說辭美妙多軒而誦偽欺誑於世間愚癡自纏繞善逝言辭廣照了無不解 何故說是事為五比丘故除去於二邊修行於中道見諦成道果 復次眾生造業各受其報我昔曾聞有一貧人作是思惟當詣天祀求於現世饒益財寶作是念已語其弟言汝可勤作田作好為生計勿令家中有所乏短便將其弟往至田中此處可種胡麻此處可種大小麥此處可種家木并種大小豆示種

處已向天祀中為天祀弟子作天齋會香華供養香泥塗地晝夜禮拜求懇請福希望現世增益財產余時天神作是思惟觀彼貧人於先世中頗有布施功德因緣不若少有緣當設方便使有饒益觀彼人已了無布施少許因緣復作是念彼人既無因緣而今精勤求請於我徒作勤苦將無有益復當怨我便化鳥弟來向祀中時先語言汝何所種來後何為化弟自言我亦欲來求請天神使神歡喜求索衣食我雖不種以天神力田中殺麥自然足得无責弟言何有田中不下種子望有收獲無有是事即說偈言 四海大地內及以一切處何有不下種而獲果實者 余時化弟質其无言世間乃有不下種子不得果耶兄答弟言實余不種無果時彼天神還復本形即說偈言 汝今自說言不種無果實先身無施恩云何今獲果汝今雖辛苦斷食供養我徒自作勤苦又復擾惱我何由能使汝現有餘益事若欲得財寶妻子及眷屬應當淨身口而作布施業不種獲福利日月及星宿不應照世界以照世間故當知由業緣天上諸天下亦各有差別福多威德威福少少威德是故知世間一切皆由業布施得財富持戒生天上若無布施緣威德都損滅定慧得解脫此三所獲報十力之所說此種皆是因不應擾亂我是故應修業以求諸吉果 復次種子

得米非是吉力是故不應疑著吉相我昔曾聞有一比丘詣檀越家時彼檀越既嚼楊枝以用漱口又取牛黃用塗其額沃所吹其戴於頂上捉此物果以手擎舉以著額上用為恭敬比丘見已而問之言汝以何故作如是事檀越答言我作吉相比丘問言汝作吉相有何福利檀越答言是大功德汝今試着所云吉相能使應死者不死應鞭繫者皆得解脫比丘微笑而作是言吉相若何極善我如是吉相為何從來為出何處檀越答言此牛黃者乃出於牛心脾之間比丘問言若牛黃者能為吉事云何彼牛而為人等繩狗穿鼻耕稼乘騎鞭撻雖刺種種鞭打飢渴疲走耕稼不息檀越答言實有是事比丘問言彼牛有黃尚不自救受苦如是云何乃能令汝吉耶即說偈言 牛黃金在心不能自救護况汝磨少許以塗額皮上云何能擁護汝宜善觀察 時彼檀越思惟良久然不能答比丘又問此石何物白如雪團焉從何出以水浸漬吹乃出聲檀越答言名為貝因海而生比丘問言汝言貝者從海中出置捨陸地日暴苦惱經久乃死檀越答言實余比丘語言此不為吉即說偈言 彼蟲貝俱生晝夜在貝中及其蟲死時貝不能救護况今汝暫捉而能為吉事善哉如此事汝今應分別汝今何故令行於癡道路 余時檀越低頭然思不能答比丘

念言彼檀越者意似欲悟我今當問若檀越言世人名為歡喜丸者為是何物檀越答言名毗勒果比丘告言此物果者是樹上果人採取時以石打之與枝俱墮由是果故樹與枝葉俱共毀落為余不耶檀越答言實余比丘語言若其果者云何汝捉便望得吉即說偈言 此果依樹生不能自全護又人採取時枝葉隨損落又採用作薪乾則用然火彼不能自救云何能護汝 余時檀越具聞所問而不能對白比丘言大德如上所問實無吉相我有所疑願為我說比丘答言隨汝所問我當說之時彼檀越以偈問言 住古諸勝人合和說是吉然實觀察時都無有吉相云何相傳習橫說有是吉以何因緣故願為我解說 余時比丘答彼人言一切諸見於生皆有因緣本末即說偈言 往昔劫初時一切皆離欲後未欲事興離欲入深林處林樂欲者還未即向家唱作如是言無欲無妻子不得生天上多人說是語謂此語為實由信是語故即便求索婦欲事既以廣送互自莊嚴更共相誑惑遂復生憍慢憍慢勇健者為欲莊嚴故造作此吉書為人譏呵言云何似婦女而作是莊嚴彼人詐稱說我乃作吉事非自為莊嚴牛黃貝果等皆是莊嚴具由是因緣故吉事轉增廣一一因緣起皆由婦莊嚴愚人心憍慢謂為實是吉 余時檀越聞說此偈衣

# 永樂大典

卷一五八六九

毛皆豎即說偈言 人當近善友讚歎勝丈夫由彼勝人故善分別好醜是故應隨順於諸世界中佛語皆真實不求於長短亦不存勝負所說有因緣事事有原本我今亦解了福業皆是吉惡業中無吉吉與不吉等皆從果因緣 今時比丘告檀越言善哉善哉汝是善丈夫汝知正道即說偈言 一切諸世間皆由善惡業善惡生五道業持衆生命業緣作日月白月十五日黑月十四日惡業雖微細名爲黑月初善業名白月以業名白月以業分別故是故有黑白諸有福業者不善皆成吉猶如須彌山黑白皆金色諸無福業者吉相不爲吉如似大海水好惡皆鹹味一切諸世間皆從業緣有是故有智者皆應離惡業遠離邪爲吉勤修於善業猶如種田者安置吉場上若不下種子而獲果報者是則名爲吉 何以故說是應常勤聽法以聽法故能除惡癡心能別了於諸善惡 消漸下音賜靈禱上步門反收獲下明邪反積子智反鞠囊上滿拜反

##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六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六十八

十五